

经典洛阳



【河洛春秋——豫西诸县刀客拾遗(15)】

民国时期,豫西诸县刀客滋扰,匪焰甚炽。其杆子之多、类型之杂、为祸之广,涉及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各层面,再现豫西匪患即可真实再现豫西大动乱、大饥荒、大灾难。

汝阳:王伯明《剿匪笔记》辨析(十一)

□首席记者 孙钦良

1 六十人截击五千匪
王大人当众训斥人

笔记:十月(1923年),匪首刘十一、谭如玉以五千人破宜城东甯。更南折渡汝赴鲁,余适以杨元升、梁廷璋、卢广闻等六十人巡哨挂弓山,闻匪近且至,即登高瞭望,逾余众果数十倍,然潜逃归去,不惟半生虚名扫地,而弱态毕露。邑且为虚戾矣(意为城空人绝)。乃谓从者曰:“自古兵之胜负,以壮、以老、以主、以客,不以众寡决也。今匪远来,主客异矣,彼曲我直,壮老殊矣,且其新破城池,满载累累,众皆思归,无斗志。苟出奇兵制之众可破也,敢随吾杀贼者前!”众皆前,余曰:“若然,可五六人为一伏,闻吾令猛攻之!退者杀无赦!”

辨析:上文彰显了作者的作战理念:土匪5000人攻破宜阳县城后,沿临汝、汝阳一线往鲁山县进发。王伯明当时正在此线巡逻,手下仅有民团60人。他对手下说:“自古战事之胜负,是以实力的消长与主客的变换来决定胜负的,不是以人数多寡来决定胜负的。今匪远来,他客我主,对我有利,此战可打;再者,土匪刚破了城池,所得财物成累赘,都急着回巢穴,无心恋战。若出奇兵,匪可破也!”

笔记:于是,众皆伏匪(伏击土匪),过半矣(匪队走过一半),余下令曰:“击!”十余处枪齐鸣,且各大呼:“王建昭(王伯明)在此,宜速就缚!”匪猝不及备,大惊狂奔,各不相顾,牲畜财物抛弃遍地,更弃所携票九十余,皆罗拜马前,颂余救护不置,中有李先哲者,宜之管狱员也。衣女衣,袖不及肘,长不过膝,足无袜履,则裹以破布,大如簣(簣zè,竹席,此处夸张说此人的裹脚布很大),蹒跚随余行至城,围观者骈肩累迹,皆狂笑失声。

余曰:“我国官吏何等尊严,一落匪手,官僚气都消尽矣。语云‘乱世人民,不如治世之鸡犬’,岂惟民哉?官亦然矣!今尔辈惟他人之被难者斯笑,而不反思其致此之由来,早为未雨绸缪之计,曲突徙薪之谋,吾恐人之笑尔者在尔后也。”

辨析:此段重点在后半部分:土匪逃窜时丢下肉票90多人,肉票当中的李先哲,本是宜阳县监狱管理人员。他被土匪抢走制服,只好捡女人衣服裹身,形象猥琐,围观者皆讥笑他。王对围观者说:“我国官吏平时很威严,一旦落入匪手,立即就焉了。俗语云‘宁做太平犬,不做乱世人’,这句话岂只对老百姓而言?我看对官僚们也适用!今天,你等在此讥笑这个落难之人,却一不反思二不觉醒,我担心以后就轮到别人讥笑你们了!”

王伯明说这些时,完全是训诫口气,这说明他很有权威,也很有见识。

汝阳旧称伊阳,地处伏牛山区,民国时期常遭本县及嵩县、鲁山、临汝等地刀客滋扰。1928年,该县民团统领王伯明(名建昭)写《剿匪笔记》计万余字(次年即战死),述其20年剿匪经历,毛笔书写,文无标点,虽属第一手资料,然为半文言,文不通俗,辞有夸饰,需要辨析。



他(李先哲)被土匪抢走制服,只好捡女人衣服裹身,形象猥琐,围观者皆讥笑他
李玉明 插图

2 吴大帅离开洛阳城 小民团低调来行事

笔记:十四年(1925年),余奉县长朱公命,御匪伊、汝、洛、登交界处。谍报众匪张舫、赵九明、孙荣帮等六十人盘踞洛属(洛阳县境)赵庄北,往,匪已南去,因(于是)返追(拐回来追赶)之岗南镇之库头村,匪已入寨据守,见余众即遥射以枪。余视寨一周,分赵元合攻西门、东南两门,以黄毓太、赵小亭分任之。

辨析:这里记述民国十四年剿匪的情况。结合上下文,我们发现作者略去了民国十三年(1924年)的剿匪情况。民国十三年正是1924年,洛阳城中发生巨变:镇嵩军公然驱逐吴佩孚离开洛阳。吴佩孚赏识的王伯明,其地位也受到了影响,只好蛰伏一年,低调行事。他很快又被重用,仍担任伊、汝、鲁、嵩、宝五县民团总指挥,继续剿匪。此次,伊阳县朱县长令他去伊、汝、洛、登交界处剿匪,他赶到时匪已南去,于是赶紧折返,布置人马,分头行动。

笔记:余同姬乃景于北方布置,留东门一隅而设伏焉,自辰(辰时,上午七点至九点)至晡(晡时,下午三点到五点)不能下,余急命赵元合积薪火其门,门火,匪亦频掷薪柴火上,火益烈,不能入,无已(无奈)则以善射击者数人击寨上,使匪不敢探首下窥,更以数人持锹掘寨垣,使穿,遂以枪射孔内,匪不敢近,而御以火。猛士赵德乾等穴而入,常永麟、李中堂等梯而上,余急挥众攻进,天已薄暮,巷战两时许,匪不支,越寨东北逃,适入伏,伏兵起,众枪齐发,余已出寨尾击之,匪自相践踏,所携财贿人票尽行抛弃。次日往视寨内外,死匪二十三四人。血肉狼藉,裸卧如宰牲。后闻逃去之匪,负伤死者更十余计,已歼其三分之二,零落不成杆矣。余队勇孙维和阵亡、路云青受伤——二月二十四日也。

辨析:上文大意是说,我围住寨北门佯攻,却在东门设伏,但从上午打到下午,没能把寨子攻下。我下令用柴火烧寨门,寨门起火,但土匪竟也往上扔柴火,火势愈加大了,双方都不能靠近。无奈,我令神枪手射击,使匪不敢露头。我还让人挖寨墙,打穿后,射弹入洞,匪不敢近,我手下猛士有的从洞中冲进去,有的攀着云梯登上寨墙。我挥众尾随攻击,天黑后又巷战两小时,匪败向东北走,落入赵元合事先设下的伏兵阵,众枪齐发,我也出寨追打,土匪人马皆惊,相互践踏,把所抢赃物及人质都抛弃了。次日我去查看,见有二十三四个土匪尸体,逃走的土匪中也有十几人受伤。此战,我民团死一人、伤一人——二月二十四日笔记。

3 龙崖潭边吟诗句
鸡鸣坡前话桑麻

笔记:十四年七月,姜明玉余党刘合娃(查史料,应为刘黑娃),伪称某军团长,与其众鞏子树、崔二旦等数百人,由小山沟入境,潜至枣林坪、石槽沟。据之一方,居民不堪其扰,奔来呼吁。十六日凌晨,余率众三路进剿,以赵元合、申展为右翼,由花沟、乌龙沟袭其后,李昶煦、潘长青由老范山、虎湾、杨沟击其侧,余同姬乃景、申如璜直击柏树沟正面。时方九钟,三路先后枪声起,匪首尾不能顾,大溃。余众尾追者、腰截者、迎头痛击者蚁攒蜂拥,匪益狼狈,死亡枕藉,山谷间更生擒伪连长一人,获枪四支,其三面直追至花沟、酒店而止。队长李昶煦枪伤膝盖,团勇四人亦受伤,轻重有差。

辨析:此段所写战事,与上文所述战事已相距5个月,这说明到了1925年,匪患已有所缓和,民团可以松口气了。七月十六日的战斗稀松平常,写法老套,无可赏析。

笔记:战罢归来困疲万状,应友人鸡鸣坡之招,因快赴林泉藉此休养。夕阳既下,辄同旧雨三五(“旧雨”即“老朋友”,语出杜甫《秋述》),捕鱼龙崖潭中为乐。其他有千尺峭壁,一湾清水,二三牧童,时于悬崖上敲石唱山歌,歌声与鸟声相和也。举网得鱼,笑语哗然,梁任公(梁启超)所谓世界外之世界殆即是欤!因口占一律志兴。诗云:“贪看秋景入斜斜(音 xiá),夜宿山腰故人家。绿影风摇三径竹,黄昏月上半窗纱。龙崖石畔说兴废,鸡鸣坡前话桑麻。举网得鱼儿童笑,流觞一曲卧平沙。”……七月念(念,“廿”的大写)三日建昭附识(fù zhì, 附记)

辨析:作者写《剿匪笔记》,得空便要吟诗。统观其诗,多写行止,言之有物,意向山林,难得他一介武夫,竟有如此才气。

(说明:原文无注释,现在括号中的注释,皆为记者所加)



13753100559
13837960279
66778866

孙钦良工作室